

## 剪断的头发

清晨，淡淡的晨雾笼罩着陈旧的吊脚楼，江水拍打着“龙门浩月”的礁石，发出细碎的哗哗声。偶尔，一阵晨风，掀动凌空高悬的标语，发出叹息般的低语。

四下一片寂静。

蓦地，天地间响起一阵乐音——

“东方红，太阳升，  
中国出了个毛泽东。”

乐音舒缓深情，穿透晨雾。古老的码头从睡梦中醒来，渡江轮船点火启动。

“他为人民谋幸福  
呼儿嘿哟。 . . . . . ”

四个巨大的高音喇叭，耸立在码头背后的山坡上，把乐音传送四面八方。

一幢西式洋楼，紧靠在耸立的喇叭旁。洋楼红砖黄瓦，圆柱穹门，宽阔的长廊面对长江。

一盏灯随乐音而亮，一个人影出现在长廊上。

“共产党，像太阳，  
照到哪里哪里亮。”

室内透出的灯光照亮他的面孔——一张瘦削、年轻、充满活力的面孔。他披上一件深绿色军便装，便装上套着一个鲜红袖章。

“毛主席，爱人民，  
他是我们的带路人。”

他深吸一口气，慢慢朝楼下走去。在通往地下室的石头门前，他停下来，迟疑片刻，转身又朝门外走去。

乐音越来越激越、高亢，在明暗交替的天地间翻滚。

“呼儿嘿哟，领导我们向前进。”

在最后一个音符消失的瞬间，隐隐约约传来一声女人的叫声。

四下一片短暂的沉寂。

他倏地旋身，朝地下室奔去。他跌跌撞撞奔下石阶，眼前晃动着一双眼睛，一双让他彻夜失眠的眼睛。

他摸索着打开石壁上的灯，荒弃多年的地下室散发出一股潮湿的霉味。石阶尽头的铁门紧闭着，悄无声息。

“喂！”他大叫一声。

毫无回应。

他凑上去，从铁门上的小窗往里望。

一股浓浓的血腥味扑鼻而来。

“喂！”

声音在光裸的四壁和铁门间嗡嗡震响。

他偏过头，让灯光透入。

朦朦胧胧，一个女人的身躯，怪异地蜷曲着，侧卧在墙角。一只手僵直地伸出，刚好被灯光照亮，手中紧紧地抓着一大把谷草，手和杂乱的谷草上，沾着斑斑鲜血。

他颓然跌坐在潮湿的水泥地上，拳头“咚”地一声砸在铁门上。

轰隆隆，一阵沉闷的回响。

夕阳缓缓沉下，充盈于天地间的血红渐渐消隐。喧闹了一天的街市在黄昏江风的吹拂下减少了几分燥热。“呜——”小火轮停靠在渡口，吐出一大群扛着红旗抬着画像的人。人群走过摇摇晃晃搭在木船上的横板，沿着陡斜的石梯往上爬。

二贵站在渡口上的丁字路口，注视着蠕动而上的人群。

鲜红的旗帜、巨大的画像，像几道刺目的油漆，涂抹在这古老的灰土色的码头。

二贵又感到亢奋——那种天翻地覆兼顶天立地的亢奋。江水滔滔，红光熠熠，天地间，有起伏的光影在奔涌。他伸手捏了捏右臂上的红袖章，微微一笑，转身朝他的“办公室”走去。

丁字街不大，只有短短的百余米，但却是江南岸方圆几十公里的政治、商贸和文化中心。这是一条古老的街道，那个通往市中区的重要渡口，就在这条街道端头的石梯下。

街上最巍峨的建筑，是一幢三层楼的百货大楼。站在大楼顶上，朝后，是八年抗战时蒋介石住过的黄山，向前，可以饱览穿城而过的滚滚长江。大楼雄居渡口之上，扼守南北交通要道，加之楼内商品繁多，所以，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（尤其是郊区农民们）仰慕的地方。

三年前，这个风水宝地成了各种“战斗队”争夺的制高点。一年前的那场枪战，大楼弹痕累累血迹斑斑，成了让人望而生畏的死亡之地。不过，眼下它已被粉刷修缮一新，一块巨大的标牌赫然悬挂在正门上方，上面的字鲜红夺目——江南区无产阶级群众专政大军司令部。

大楼上上下下插满五颜六色的彩旗，几个大红灯笼悬挂在正门两侧。一条长长的红幅，在黄昏的风中微微飘动。夜幕还未降临，灯火已开始闪烁，空气里回荡着高昂的乐音和激动人心的诵读。

二贵在大楼前伫立，浸润在五光六色的节日喜庆中。与共和国同岁，普天欢庆！一阵激动的酥颤，细细密密传遍全身。

走进大门，穿过宽敞的大厅，再从一道铁门出去，便来到大楼后面的仓库。仓库修得坚固宽大、密不透风。眼下，货物早已搬空，仓库作了一番改建。

在丁字街最繁华的地段，有一个长长的宣传栏，那上面多年来有种种图文并茂的展示：大地主刘文彩的水牢、地牢；小说《红岩》中的老虎凳、刑讯室……

仓库参照宣传栏作了改建。

铁门是现成的，只是作了加固。仓内隔成两部分，一半作囚室，一半作刑讯室。刑讯室里品种繁多，小说中有的这儿基本都有，《红岩》中没有的这儿也有。

这儿，便是二贵的“办公室”。

一股热浪扑面而来。江城是有名的火炉，九月下旬依然赤日炎炎。二贵微微皱了一下眉头，快步穿过挤满了人的囚室，走到悬挂着一把大吊扇的办公桌前。他开启电扇，打开灯。灯光下，经过铁栏、吊架等物品装饰的仓库透射出威严与阴森。二贵初来时，很不适应，但现在，他不仅适应，而且开始享受起它的美妙与快乐来了。

这是一个微小但威力四射的王国，他在这个王国里高视阔步。每当手挽皮鞭，一边轻轻用鞭子拍打裤腿，一边在那颤颤惊惊跪成一排的“猎物”前昂然而过时，一种凌空高翔的伟岸和主宰世界的快感便油然而生。吊架、铁杠的阴冷消失了，它们变成了权威和力量的延伸。

二贵在办公桌后坐下，等待朱大头的归来。

朱大头是江南区无产阶级群众专政大军（简称“群专大军”）的司令，是他的直接领导，也是他的恩人，一想到他，二贵心中立马充满了崇敬和感激。

这些天朱司令十分繁忙，一年一度的国庆节快到了，一年一度“打击”的高峰期也到了。朱司令对一问一答的审讯不感兴趣，他喜欢率领一帮队员，威风凛凛走在街上。群专大军的人员没有武器，威力来自一个红袖章，一群“红袖章”走在街上，有宪兵队的威武。

一阵喧嚣声，接着传来一个雄浑的声音：“二贵！”

一个头颅硕大，身躯雄壮的大汉风风火火走进来。

二贵赶紧迎上去：“朱哥，这么晚才回来？”

“嗨，晚点才有搞头。”大汉神采飞扬，十分兴奋。二贵顺眼望去，发现只有两个垂头丧气的“猎物”，比平时的捕获量少多了。朱大头每次外出，总不会空手而归，就像二贵他爸网鱼，不论大小，总要捞些鱼虾。

“太晚了，先关起来，明天再审。”二贵说。

“不，今晚我亲自坐堂。”

审讯室是用砖封死的一个单间，位于仓库最里面的右角。三张木桌排成一个小半圆，半圆后面可坐五、六名“法官”。桌前是受审者的位置，一束灯光打在上面。正面墙上，几个醒目的大字：“坦白从宽、抗拒从严”。左侧墙上刷写着：“不冤枉一个好人，也决不放走一个坏人”。右面墙上本来按朱司令的意思，写上“认清此时与此地”，后来觉得不妥，有抄袭歌乐山渣滓洞之嫌，便改为通俗易懂的“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”。

朱司令在半圆的正中坐下，点燃一支烟，扭头对二贵说：“今晚在墙角埋伏了两个多小时，才把那条美人鱼收进网。”

“埋伏？”

“前几天，兄弟伙毛三告诉我，他们段上的一个流氓头子搞了一个漂亮女人，两人未婚同居，败坏道德。我想，要抓就抓个床上现行，让龟儿子光屁股跑不脱……嘻，可惜你没去，我们破门而入，手电筒一照，哇，白嫩嫩的，光鲜得很！”

“两个都抓来了？”

“抓来了。男的明天再说，先审女的。”朱司令说完一声大喝：“把女流氓押进来！”

一个披头散发的姑娘，垂着头，被押到受审的木凳上坐下。姑娘身着一件单薄的花格衬衣，靠衣领的两颗纽扣已被扯掉，半露出令人灵魂出窍的雪白。

姑娘举起右手抓紧领口。

“手放下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！”

姑娘手一哆嗦，放下来。

“头抬起来，现在不是要你低头认罪，是要你老老实实交待问题。”

姑娘抬起头，轻轻一晃，那茂密的长发披散开来，将她裸露的雪白掩去一半。

二贵蓦地觉得，这张脸有些熟悉。

“叫啥名字？”

“何东东。”

“年龄？”

姑娘迟疑了一下。“十八。”

“知道为啥抓你？”朱司令拖拉着声音问。

“我们，我们没有结婚证。”

“说得轻巧。听倒，你是流氓犯罪！”

姑娘身子轻轻一抖，又垂下头。

“头抬起来！老实交待，你和好多个男人乱搞过？”

姑娘突然收回手，双手交握着护在胸前。她咬了一下牙，两腮显出两个浅浅的酒窝。二贵一怔，更觉十分熟悉。

在哪儿见过？

“你不说？”朱司令一咧嘴，吐出一口浓烟。“你裤子都脱得，说不得？”

姑娘一声不吭，头垂得更低。

“啪”朱司令一拍桌子。“老子告诉你，你别以为我们不是公安，没穿制服，你不怕。”他指着左臂上的袖章说：“你看清楚，我们是群专大军——无产阶级群众专政大军，集公、检、法于一身，有权抓你，也有权关你，还有权判你、杀你！你要是不老实交待，我这个地方是进来容易出去难。”

“我，我只同他一个人……”姑娘声音发颤。

“只有一个人？不可能。”朱司令双眼放光，直盯着那一对微微颤动的乳房。

“真的只有一个，还，还不到两个月。”

“只有一个？不到两个月？”朱大头说着站起来。“哼，好，我们有办法查证。二贵，去把她上衣解开。”

姑娘惊恐地抓紧衣领，二贵略一迟疑，走上前去。姑娘试图挣扎，旁边一名队员给了她一个清脆耳光，乘她没回过神，二贵一把撕开她的衬衣。

一对丰腴雪白的乳房沉甸甸地坦露在惨黄的灯下。

“你，你看，你这对奶……奶子，”朱司令舌头结巴起来，这是他的老毛病，每当几两烧酒入肚，或是遇到特别兴奋的事，他舌头便变得疙疙瘩瘩。“只有被男，男人搞，搞过多次的奶，奶，奶……才有你那么，那么大，一个人？两个月？不可能，不可能……”

几滴泪水从惨白的脸上滚下，滴落在高凸的光溜溜的乳房上。所有人的目光象被看不见的细绳牵引，直直地伸向那被泪水沾湿的、随着轻轻抽泣而微微颤动的雪白物体。

朱司令哼了一声，打破短暂的沉寂。“好，暂时就算你只搞了一个，你先交待犯罪过程，你们是如何勾搭上的，总共有多少次，时间、地点、详细过程……”

## 二

阳光，洒满初秋大地。苍翠的南山，俯瞰着一江秋水。

“江山如此多娇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。”

一长列队伍，在明媚的秋阳下缓缓而行。街两旁，人头攒动。

打头一辆解放牌大卡车，车头横挂一块红牌。驾驶室两侧踏板上，各立一名腰扎武装带，头戴绿军帽的魁梧大汉。车厢两侧，白底黑字两条大标语：“无产阶级群众专政万岁！”

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！”

朱司令端坐在车厢正前方，胸前别着一张红色纸牌，上面印着“总指挥”三个烫金字。这个位置，众目所望，向前，高瞻远瞩，朝后，一览整个队伍。

卡车缓缓而行，车上的高音喇叭发出震耳的声音。卡车后面，左右排列 20 名臂戴红袖章的精壮汉子。汉子们一个个腰扎武装带，手执铜扣宽皮带。

汉子后面，紧跟着第一个队列。队列的每一个成员头上，都戴着一顶又高又尖的纸帽。第一排的每顶高帽上，一条纸糊的毒蛇绕着帽子盘旋而上，蛇头在尖顶端探出，亮出毒舌。蛇身的颜色各不相同，猛一看，颇吸引人。第二排每顶高帽的正面用黑墨画着一个骷髅头。第三排帽子足足有近两米高，为了防止滑落，用细铁丝穿在帽底部，然后紧紧系在戴帽人的下颚。第四排的高帽上画有一张张鬼脸，或吐出长长的青舌头，或露出歪陋的獠牙，或瞪着血红的鬼眼……

第二个队列的男人全部剃成光头，女人剃一半留一半，黑白分明。阳光下，汗珠晶晶闪闪，自成一一道风景。

第三队列五花八门。有的胸前挂着一只半死不活的鸡、有的嘴上咬着一把刀子、有的胸前牌子下悬吊一条脏内裤、有的则挂一双破鞋。

每个队列前面，都有一个“领头羊”，就象国庆节天安门阅兵时走在队列前的军官。“领头羊”手持一面铜锣和鼓槌，边走边敲边呼喊。

解放牌卡车带领着它的队伍缓缓而来，街道上热腾起来，沿街窗户大开，探出一张张兴奋的圆脸或尖脸。一群孩子前呼后拥，欢声雀跃，人行道上的人则拼命伸长脖子，瞪大眼睛。

朱司令端坐车上，满面红光，一脸严肃；扎着武装带的队员腰板直挺，威武神气。

“噹噹噹”，第一个队列的“领头羊”敲响手中的铜锣：“我是历史反革命 XXX，我反党反人民，罪该万死。”接着，队列里响起一片杂乱的声音：“我是地主分子 XXX。”、“我是右派分子 XXX。”、“我是资本家小老婆 XXX。”……尖顶高帽在喊声中一阵乱摇，仿佛“群魔乱舞”。

第二只“领头羊”是位 30 岁左右的高大女人，她垂着难看的阴阳头，敲响铜锣：“我是现行反革命 XXX，我反对毛主席，罪该万死。”

“抬头！放开声音！”铜扣皮带“啪”地抽下来。

“领头羊”抬起头，张大嘴。人群中飞来一个西红柿，不偏不倚正好击中她张开的嘴，四周爆发出一阵开怀大笑。这轻微的一击，竟让这个高大健壮的女人颓然跌坐在地，手中的铜锣“当”地一声滚到街边。

第三队列的“领头羊”是个漂亮少女，她的“道具”除了胸前的牌子和铜锣、鼓槌外，还有一双用草绳联在一起的破鞋。

为这双鞋，头一天还有过一番议论。

鞋子必须是破烂的，这一点大家没有异议，但是用草鞋、胶鞋还是皮鞋则有分歧。有人建议用草鞋，说其脏烂正适合淫乱女人，有人则认为草鞋暗含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意味，用之不妥。解放牌胶鞋似乎也不妥，革命军人穿得太多。皮鞋自然好，又有代表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之意。可惜当时江南区穿皮鞋的太少，急用时竟找不到一双破烂皮鞋。最后确定了一双大号的男式破凉鞋。

她成了队伍中最亮的亮点。

无数目光，贪渴、兴奋、热辣、仇恨、幸灾乐祸，不怀好意……

前面那几个光溜溜的脑袋上，已被两旁射来的弹弓子弹点缀出一个个凸起的红疙瘩。少女垂着头，尽量让头发前倾遮住面孔。茂密的头发飘垂下来，成了防御目光和弹弓的屏障。

“爸爸，那个人为什么挂一双破鞋子？”一个骑在父亲脖子上的小女孩问。

“那是坏女人的标记。”

“王大姐，王大姐！”（文革时江城市的方言，指道德败坏的年轻姑娘。）一群孩子追着叫喊，掷来几块石头。

“你看哟，这么年轻。”一群中年妇女叽叽喳喳地说。“现在有些女人呐，年纪轻轻就不要脸。”

“活该。”一个胖大嫂“呸”地啐了一口唾液。

“杀。”一个男孩举起一把木刀。

“咦，这妹崽身材还将就，王三，比你那婆娘强多了。”一个男人津津有味地说。

少女双眼死死盯着地面，这一带地下挖得有纵横交错的防空洞，她幻想“轰”地一声地面陷塌下去。

“头抬起来，敲锣！”

她抬起头。

初秋的天空，一片湛蓝，徐徐飘扬的红旗，鲜艳夺目。阳光下，一幢楼房上，一簇簇五颜六色的彩花围绕着“喜迎国庆”几个金字。

阳光、蓝天、鲜花、人群、红旗……

“在这举国欢庆的国庆佳节，你们，祖国的花朵，共和国的未来……”校园里，彩旗飘扬，阳光灿烂，校长在主席台上发表热情洋溢的祝词。

“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，继承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……”

少先队队旗在歌声中朝主席台飘扬而来。队旗后，少先队大队长——一位品学兼优的男孩——右手高高举过头顶，明亮的双眼，凝视着猎猎队旗。

“爱祖国、爱人民，鲜艳的红领巾，飘扬在前胸……”

一队女鼓手，在队旗指引下，齐步走来。队列中，一位秀发飘舞的女孩，眼含秋水，双颊红润，纤细的鼓槌，敲出激动人心的节奏。紧接着，爆发出男同学嘹亮的铜号声——“哒嘀哒哒嘀哒……”

乐音、队旗、鲜花、阳光、未来……梦幻般的美妙，牵引着幼小的心灵，飞向一个崇高而圣洁的境界。

“敲锣！妈的个×！”

皮带飞舞，肩头一阵疼痛。

“当”、“当”、“当”——“我是女流氓……”

从哪儿传来这种声音？那样遥远那样虚无。不，一定不是自己的声音。

“咚”、“咚”、“咚”，小铜鼓激动人心；“哒嘀哒哒嘀哒……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。”

“哟，看！张妈，那个女流氓象是你儿子的小学同学。”

“丢人哪！小学时她不是这样。我儿子初中就和她不在一个学校了。”

日头当空，阳光热辣，高帽队中有人骤然倒地，引起一阵骚动。

汗水从每一根发根渗出，顺着额头大滴大滴往下滚，连接两只破凉鞋的草绳早已将脖子磨得又痒又痛，被汗水一腌，火辣辣地象有无数蚂蚁乱钻乱咬。两只男式破鞋，怪模怪样地瞪她，在乳房上摇来晃去，发出阵阵臭气。

为什么要挂破鞋，一定有典故，这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里有大量的历史典故。她不知道这项伟大发明的起源，只知道这是淫荡坏女人的标志。小时，曾在爸爸的书柜中发现一本外文书，封面是个胸前戴着一个鲜红A字的女人，她觉得很好看。爸爸说，那是淫荡坏女人的标记。

将这双灰暗换成那漂亮的红A字多好！至少，没这么痛痒，也没有这么丑陋。

“破鞋破鞋！女流氓女流氓。”

一块石头击中右耳根，她似乎没觉得疼痛，只觉得鞋子越来越重，重得要压她匍匐在地。汗水前赴后继地往下淌，脖子上的“蚂蚁”噬咬得人发狂。她一次又一次强迫自己压下将鞋摘下摔在地上的冲动。

快完了，再坚持一下就完了，她恍恍惚惚地想。

左边树后倏地冲出一条汉子，变法术似地，一双破烂的长统胶靴挂在她脖子上。

四周人群一愣，转眼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。

铜锣“咣当”一声掉下，她狂野地扯下胸前的鞋子，狠狠摔在地上，然后双膝跪倒，狗一样地匍匐在街中。

她丝毫没有感到落在头上和背上的疼痛。一切声音都消失了，眼前只有模糊的大地。大地旋转着，敞开宽容的、迎候的胸膛……

### 三

“同志们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！”朱司令目光炯炯扫过会议室。“市区革委会的领导对我们的工作大加赞扬！这段时间我们在伟大领袖、伟大导师、伟大舵手、伟大统帅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战略部署下，在伟大、光荣、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大力支持下，猫抓耗子，捕获各类坏分子 200 多人，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，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志气。”

他从金属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，二贵赶紧替他点上。他仰头喷出一口浓烟：“老子不是吹，我朱大头屁股坐在这把交椅上，不到半年，只要听说我朱大头，哪个吃了豹子胆的敢在我的地盘上闹事？！我家老头子杀了一辈子猪，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，我要动起手来，那就不是猪头落地了，老子……”

二贵在桌下用脚轻轻碰了他一下。

“唔，总之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是暴力，我们无产阶级群专大军的任务，就是要实行红色恐怖，革命的恐怖。有人嘀咕死了几个人，游街又栽倒了一个地主婆和一个老右派。有啥子大惊小怪的？死的都是坏人，这些垃圾活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就是罪恶，清除了这些社会渣滓，我们无产阶级的江山才更巩固，更干净！”朱大头粗壮有力的拳头，在会议桌上“咚”地一捶。

四下响起热烈的掌声。

“我说同志们哪，”他模仿着革委会领导的口气。“伟大领袖早就教导过我们，对敌人的怜悯就是对人民的犯罪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能温良恭俭让，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，资产阶级人性论、人道主义那一套玩意是要不得的。‘宜将剩勇追穷寇，不可沽名学霸王。’我们群专大军就是要痛打落水狗。不过，游街途中，最好不要死人，免得影响整个队伍。至于沿途革命群众出于对敌人的愤恨，扔几个石子，射几个弹枪（弹弓），就不必干涉了。哦，有不少群众反映，说女流氓何东东头发太密，游街时又故意让头发散下来，遮住脸。这不行！脸都遮住了还叫什么游街示众？！二贵，明天找把剪刀，不，不是阴阳头，齐根给我剪了。”

国庆节就要到了，为了打压阶级敌人的气焰，保障节日安全，市革委决定节前杀一批人。我们群专大军要配合市革委的行动，再抓一批，同时，再搞一次游街示众，重点游学校，工矿。诸位弟兄，再辛苦几天，国庆节我保证弟兄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。散会！”

二贵坐在窗前，闷闷不乐。

那儿来的这种烦闷？

这正是一生中最滋润的日子：权势、地位、吃喝。还有，党组织大门已透出了那股希望之光。一想到这点，二贵就激动不已。比他更激动的是他老爸。“有出息呀，二贵！入了党，你这辈子，哈哈！”

可他闷闷不乐。

眼前晃动着一双晶莹悲愤的眼睛。满头秀发，飘飘逸逸，脸颊上浅浅的酒窝，时隐时现。

铜锣“咣当”一声，狗一样地匍匐。

是怜香惜玉还是……

对敌人绝不能怜悯，农夫绝不能同情冻僵了的毒蛇。

可那是毒蛇吗？毒蛇有那种美加爱的诱惑？

还有，在哪儿见过？那一对晶莹的眸子和时隐时现的酒窝唤起他内心深处的一种温情，一种久违了的、让心灵变得柔软的温情。

他起身走到隔壁房间，从一大堆“卷宗”里翻出“女流氓何东东”的“档案”。档案由朱大头找来的一位年轻女纺纱工编写，纺纱工脸蛋漂亮，字迹其丑。

二贵回到办公室，点燃一支烟，认真辩读女纺纱工的作品。

“女流盲（氓）何东东，18岁，初中文化。家庭（庭）出生（身），伪职员，本人无业。户口上家庭（庭）地止（址）为早（枣）凤牙（桎）68号。现与流盲（氓）头子刘峰非法同居。”

枣凤桎68号，二贵一愣。

#### 四

一株枝繁叶茂的黄桷树，象一把撑开的大伞，遮蔽着一幢墙灰斑驳的旧式黄房。黄房位于码头左边的半山腰上，分上下两层。黄房虽破旧，却有一种古色古香的风韵，圆形窗棂，黄色琉瓦，一个石头垒砌小坝，居高临下，饱览滚滚长江和过往千帆。

一阵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从底层右边的木板房传出。木板房歪歪倒倒，斜靠在黄楼旁，象一件整洁外衣上接了一块难看的补丁。木板房里，一个面色腊黄的精瘦男孩正在一个火炉前忙碌着。

“二贵哥！”门外传来一个女孩清脆的声音。

“呀，玲子！进来，进来！”男孩抹了一把满头的汗水，放下手中的瓷盆。

一个八、九岁的女孩跨进木门。

“当心裙子！”

女孩小心翼翼地跨过地上的破锅烂盘，男孩伸出手扶住她。

一股淡淡的发香扑鼻而来。男孩从上衣口袋里拉出一条小手绢，揩去淌出的鼻涕。女孩盯着他，眼睛里盈满笑意。

二贵有个习惯，鼻涕淌出后，用食指和拇指一拧，往地上一甩，然后手在裤腿上一擦。这三个动作娴熟自然一气呵成，多年来，他从来没觉得有什么不妥，直到那天一张小手绢递到他面前。

“二贵哥，你用手绢吧，不要往裤子上擦。”

他盯着那张干干净净的花格子手绢，霎那间满脸通红。“我，我习惯了。”他嗫嗫嚅嚅地说。“那是坏习惯。你用手绢吧，送给你。”女孩笑咪咪地将手绢塞到他手里。

二贵接入手绢的那一刻起，那一拧一甩一擦的动作神奇般地消失了。

“书我给你带来了。”一本《安徒生童话选》递到男孩面前。

“哟，好漂亮的书！”

“上次我讲的那些故事都在这本书上，有些字我还不认识，不过没关系，故事能读懂。对了，你怎么不读书到这儿来补锅呢？”

男孩垂下头：“家里太穷，兄弟姐妹多。”

女孩很同情地望着他。“我家里还有《佛格列游记》、《鲁滨逊漂流记》、《格林童话》，你把这本看完后我再借给你。但是，你一定小心不要弄脏了。”

女孩的声音清脆如铃，胖乎乎的圆脸上两个浅浅的酒窝时隐时现，头发垂下来，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。男孩抬起头，痴痴地看着她。

“玲子，”男孩喃喃地说，“你怎么要来同我玩呢？这儿脏，我又没，没有书。”男孩把“文化”改为了“书”。



女孩低下头，头发飘垂在面前，挡住了她的眼睛。“我，我喜欢，喜欢看你补锅。”女孩吞吞吐吐地说。“不对，你撒谎。你看，脸都红了。”女孩慌忙用手抹了一下脸，有些慌乱：“真的，我喜欢看你把烙铁烧红，叼起一滴锡焊，在瓷盘的破洞处轻轻一拉。我以前没见过。”

“可是现在你已经没兴趣了。”

女孩又垂下头，头发遮住通红的脸颊：“王婆婆——她是段上居委会的——说我爸爸是‘中右’，有的小孩就不同我玩了。”

“什么是‘中右’？”

“我也不懂，问爸爸，他说就是‘中间偏右’。我问为什么‘中间偏右’有的小孩就避开我。爸爸说，‘左’是最好的，‘右’是不好的，‘中间偏右’就是不太好。”

“所以你才来找我玩？”男孩突然很失望。

“不是的！不是的！”女孩急忙说。“我真的，真的喜欢你，二贵哥，晚上我们在黄桷树下做游戏，我就喜欢……喜欢……”

提到黄桷树，一阵柔软的温情细细密密涌上男孩心头。

夏夜，黄桷树筛碎满天星光，江面上闪烁着点点灯火，黄楼里的孩子们聚集在树下。一阵叽叽喳喳的喧闹之后，突然静下来，一个双眼蒙着一块黑布的小女孩伸出双手，其他小孩静悄悄地围绕着粗大的树身躲避着那伸出的手。

一个男孩被捉住了。女孩热乎乎的手在他手上、颈上、头上摸来摸去。其他孩子用石块在地上敲打秒数。小女孩茂密的长发在徐徐的晚风中微微飘荡。他听见她急促的呼吸声和咚咚的心跳，他从来没有被一个女孩这样抚摸过，淡淡的发香和女性的气息传给他一种陌生的沉醉。短短10秒钟，一种前所未有的美好透彻心灵。他渴望延续这种美好，10分、10小时、10天、一辈子。

突然，女孩发出一声快乐的叫喊：“二贵哥，是二贵哥！”她一把扯下蒙眼的黑布，直盯着男孩，笑盈盈的双眸在夜色里晶晶闪闪。

于是，该男孩蒙着眼睛寻找。

他不停地围绕着树身，在黑暗中追寻着她的气息她的眼睛她的笑靥她的飘逸头发……

深秋，黄叶飘零。大地一天比一天寒冷一天比一天寂静。黄楼象秋后的蟋蟀，渐渐消隐了热闹和喧嚣。

张家奶奶倒在水井边，再也没有站起来；彭家三毛的妈躺在床上，全身肿得发亮。

游戏自然是不做了。黄桷树残叶颤栗，树枝乞讨般伸向荒寒天空。

“二贵，”木板房里一个中年汉子摸着男孩的头。“你得回去了。”

“怎么了，姨父？”男孩惊慌地说。

“段上居委会不准我再走街串户补锅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说是资本主义私营经济。算了，我也不懂。”

“那我们就在家里做。”

“他们下周就要我到河边挑沙。”

“我来做，你知道，我已经会手艺了。”

“他们要收缴工具。”

男孩困惑地张大嘴望着汉子。木板房里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。

男孩在二楼的左角的一个房间门前停下。门虚掩着。

“玲子，玲子。”

小女孩趴在床前，茂密的秀发瀑布般垂下，半掩去脸庞。她瘦了，眼睛里含着哀哀的忧伤。

“二贵哥。”她的声音也失去了往日的清脆。

“你怎么啦？家里也没吃的了？”

“我爸爸好久没回来了。”

“他去哪了？”

“妈妈说他出差，可不像，我看妈妈天天晚上哭。”

“我来告诉你，我要走了。”

“走了？去哪？”

“回我自己的家，在码头下面的江边，离这儿很远。我家很穷，人口多，今年饥荒，父母就把我送到姨父这儿来，现在姨父也没办法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明天一早。”

小女孩又垂下头，房间里一片寂静。窗外，传来风吹树枝的飒飒声。

清晨，江面上雾气弥漫。冷冷的江风吹来，几片残存的树叶，在几乎光裸的树枝上扭动挣扎，终于被风扯裂。雾蒙蒙的空中，树叶飘舞出最后的凄美。

一个背着木箱的男孩出现在黄桷树旁，粗大的树身使他显得更加瘦弱矮小。他在树边伫足，扭头向后望去。

那扇窗户开着，那熟悉的撩人心弦的头发！

“等等我，二贵哥！”头发一晃而逝，一阵急促的下楼脚步声。

小女孩奔到男孩身旁，气喘吁吁地望着他。

“送给你，二贵哥。”小女孩递给男孩一个黄布包裹的东西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书，《安徒生童话选》。”

那双眼睛依然晶莹剔透，但却含着深深的忧伤，这仿佛给她增添了一种成熟的美——让人很受感动也很受诱惑的美。男孩突然产生一种强烈而又陌生的渴望：将嘴唇吻在那晶莹的忧伤上。他满面通红，手足无措，慌乱中，他将手伸进内衣口袋，抓住那张热乎乎的纸币——他的全部财产——五毛人民币。

他将钱一把塞到女孩手中，转身逃也似地飞奔而去。

快到江边时，男孩停下来，打开黄纸包裹的书。几个纤细的字：“不要忘记我，二贵哥。”

男孩抬起头，朝上面望去。

晨雾中，那光裸裸的树枝下，立着一个娇小的身影。

## 五

“起来，饥寒交迫的奴隶，

起来，全世界受苦的人……”

雄浑悲壮的乐音在夜空里回响，标示着一天的劳累结束。

仓库里的工作则刚刚开始。

随着国庆20周年的临近，仓库里也越来越热闹。叫声、哭声、骂声、哀求声、鞭打声交相辉映，此起彼落。这些晚上，二贵一直处于亢奋中，仓库仿佛是“十月革命”的指挥中心，他在这儿参与调兵遣将，运筹帷幄，谱写历史。

可是，今晚，一步入仓库，他就有一种乱糟糟的烦躁感。

朱大头也来了，这几晚他亲自坐阵。杀猪匠出身的朱司令，身躯雄壮，孔武有力，很有震慑力。

“开始！把她拖出来！”朱大头下令。

仓库左侧的铁门打开，里面挤着10多个女人。

“何东东，出来！”

没有响应。

“出来，听到没有？！”

仍然没动静，昏黄灯光下，满室的蓬头垢面和忽闪忽闪的眼睛。两条汉子挤进去，像拖猪出圈般地拖出一个年轻姑娘。

她仿佛变了个人，脸颊凹陷，双目失神，嘴唇乌紫干裂。只有头发依然茂密，蓬蓬乱乱掩去半边脸。

“你胆子不小呀，敢公开对抗游街示众！看你是个女人，我手下没有下狠劲，否则，你休想再从街上爬起来。”

他盯着那凸起的胸部，口气变得舒缓：“你本不属于罪大恶极的反革命。你要表现得好好，老老实实接受革命群众批判，国庆节后最多判你一个劳动教养，说不定还可以放你回去。但你如果要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，下场你应该明白。好了，听着，后天我们还要搞一次游街，这次你必须好好表现。为了帮助你改造，触及灵魂，我们要给你动点小手术。”朱司令说完一咧嘴，一名外号叫“公鸡”的队员抓起剪刀走上去。

“不！”姑娘一声尖叫，双手抱住头。

“你他妈的又要顽抗？！”朱大头一拍桌子。

“求求你，饶了我吧。”姑娘抱住头，满眼惊恐，像一只走投无路的小野兽。二贵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眼睛，突然感到一阵痛苦。是她吗？那个在黄桷树下目光闪闪的小姑娘，那个在告别时眼含哀愁的小铃子？

“公鸡”揪住长发，姑娘拼命挣扎，五大三粗的“公鸡”一时竟无法下手。

“二贵，给我抽这个婊子！”朱司令下令。

仓库里有一根特制的细长皮鞭，每当它在空中优美地舒展开，再降落在“猎物”身体上时，便有清脆响亮的“啪”地一声，以及那立竿见影的“啊”地叫喊。

二贵呆坐不动。

“去，抽，抽这个婊子！”

蓦地，二贵一把抓起皮鞭，狠狠一鞭甩过去。

“唉哟！”“公鸡”一声大叫，剪刀“当”地落到地上。

“你眼瞎了！”“公鸡”捂着手大叫。

长长的皮鞭垂落，死蛇一样躺在地上。

“二贵，你干啥？”朱大头一声断喝。

“这段时间累惨了，走了神。”二贵说，把皮鞭往墙角一丢。

“公鸡”拾起剪刀。姑娘又尖叫起来，一边紧紧抱住头，一边挣扎着往墙角退。

“啪！”重重一巴掌掴去，姑娘一个趔趄，但仍然不肯就范，一副顽抗到底的拼命状。

“妈的×！”朱大头一跃而起。“你他妈的×都卖得，头发舍不得。”他说着冲上去，一拳将她打翻。

姑娘仰天躺着，不动了。

剪刀向她头伸来，她突然又歇斯底里，双手乱抓，两腿乱踢，象一头被拖放在屠板上的母猪。这景象刺激了朱大头，他来了劲，一条腿跪在地上，另一条腿用膝盖抵压着她身子，双手死死抓住她手臂。“二贵，按紧她的腿。公鸡，下手！”

剪刀“咔嚓咔嚓”一阵乱响。姑娘扯长颈子，发出杀猪般的嚎叫。

“妈，妈妈呀——”。

二贵浑身一震，他听出那是一声绝望到极至，从心底最深处发出的呼叫。

“你叫爹叫祖宗都没得用！”朱大头喘着粗气。

“咔嚓、咔嚓。”地上蓬蓬乱乱堆起断发。

男人们站起身，头上浸出一层油汗。“公鸡”左臂上的鲜红袖章被扯裂一道口。

“这骚女人的骚劲还真大，她床上功夫一定了得！”“公鸡”一边扯下撕裂的“无产阶级群众专政大军”一边恨恨地说。

朱大头紧盯着仍躺在地上的女人，眼睛里出现一种怪异的神情。

二贵面色苍白。他想转开目光，但又不自觉地朝墙角望去。

她侧卧在地上，右手僵直伸向墙壁，仿佛想抓住什么。衬衣的纽扣被扯掉了，露出一片雪白。她一动不动，双眼紧闭，嘴角和鼻孔沾着斑斑血痕。泪水，从紧闭的眼里滴下，打湿了地上一绺绺散乱的头发。

头发曾经生长的地方，坑坑洼洼黑黑白白，象是野猪啃咬过的庄稼地，或者群牛践踏过的花草园。

二贵逃难似地移开目光。

“二贵，把她拖出去。”

紧闭的双目突然睁开，一道寒光射来——那是绝壁上受伤野兽发出的深不可测的寒光……

## 六

远远望见了那棵黄桷树，它仍然展开巨大枝叶，呵护着古旧黄楼。

快10年了！夏夜、星空、小手绢、“二贵哥！”……一股热流涌上他心头，这些日子堆积在体内的暴躁突然在这股热流下消失了。

那是另一个世界——一个永远逝去了的世界。

黄房仍然如旧，住户全是陌生面孔。

“铃子？没听说过。我们才搬来。”

“以前这儿的老住户呢？”

“去年造反派占了这幢房子作为武斗据点，原住户都赶走了。对了，你是干啥的？哪个单位的？有没有证明？”

二贵提着一瓶二锅头，半斤油酥花生米，一包卤猪头肉，来到山顶上一幢风格别致的洋楼。洋楼据说是抗战时外国洋人的领事馆，修得坚固结实，豪华气派，凭栏望去，万家灯火，百舸争流。

群专大军成立后不久，朱大头便看中了这个地方。它距群专大军总部不远，但绿树、小径、花台、回廊，江风习习，月色依依，悠然另一番天地。

朱大头占据了二楼临江的两间房，房间宽敞明亮，面向江对岸整个市区。房间的侧面，有一道宽宽的走廊，在走廊上漫步，有一种居高临下，江山尽收眼底的畅快。另外几个头目各占一间屋作卧室。朱司令有时就在这儿召集会议，颇象八年抗战时南山云岫楼里的蒋委员长。

底楼左边有一坡石阶，走下去，是一间密不透风的地下室。群众大军进驻后改建了铁门，形成一个十分理想的牢房，这些日子，每遇到重要的或凶险的犯人，地下室便派上用场。关进去的人，不管多么顽固，少则几天，多则半月，一个个都老老实实认罪伏法。朱大头对此非常满意，曾拍着栏杆说：“洋鬼子，修得好！”

二贵同朱大头面对面坐在走廊上，中间，一张红漆小桌，上面摆放着酒菜。夕阳沉入江对岸起伏的山峦，西方天际上几片粉红色的晚霞，飘飘逸逸浮在清朗明洁的蓝天——一个难得的秋高气爽的黄昏。

“你下午跑哪去了？”

“身子有点不舒服，去看了医生，顺便买了点酒菜。来，朱哥，喝！”

几杯酒下肚，朱大头亢奋起来。“二贵呀——”他眯着眼，喷出一口烟。“咱哥俩做梦也没想到有今天！我，一个杀猪匠，大字不识几个。屠宰场对面那个油辣铺里的黄毛妹崽，说不上啥姿色，居然都不正眼看我。”他扬脖子，咕噜灌下一杯。“你，一个走街串巷的补锅匠，灰头鼠脑，没穿过一件干净衣服。可现，现在，咱哥俩是什么人物！”

二贵心头一阵热乎，忙给他斟上酒。“朱哥，没有你，我二贵哪有今天，我妈以前老在耳边唠叨，说我命里有贵人相助。”

“咱是哥们，没说的。贵人？二贵，真正的贵人是毛主席他老人家。没有他亲手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，你我这种人能手握大权，去革，革那些人的命？”

朱大头抓起一把花生米塞进口里，咔嚓咔嚓一阵乱嚼。“我入党前上党课，那些大理论我听不懂，但有一点我理解得透——权！统治天下得要有权，对吧？但权力不会从天上掉下来，它要通过革命的暴力去夺取。要打、要斗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，对吧？”

江对面，天空中最后的一片血红，给这座古老的城市投下一层黄红色的光辉。江水，在余晖映照下静静地流淌。二贵注视着夕阳下的江山，蓦地又感到这些日子让他亢奋不已的激动。

“干杯！为我们无产阶级的江山！”

一瓶酒快见底了，朱大头双眼发红，舌头有些失灵，他脱掉衬衣，露出一身结实的蛮肉。“二——二贵，老子跟猪滚了20多年，没想到现在来，来管人，人了。今，今我想打谁就打谁，要吃，吃，有吃，要人，女，女人，有女人。那个管，管档案的妹儿比我小，小18岁，明知我有，有老婆，可，嘻，主动得很，很呐。还生，生怕老子不，不笑纳她。退回去二，二、三年，像她，她那种脸蛋，正眼都不会看，看我……女人，女人也爱，爱权力……权力，女人……”

“女人。”二贵一怔：差点忘了大事。

“朱哥，”他斟酌着字句。“那个何东东，对，女流氓犯，我看她精神像是要垮了，明天游街是不是……”

“哟，二，二贵，”朱大头斜着眼，似笑非笑盯着二贵。“心软，软啦？那妹，妹子的确漂，漂亮。”

“不是的，朱哥，抓进来的年轻女人不少，也有漂亮的，我什么时候心软过？可是何东东……”

“何东东是最，最美的，嗯？”朱大头眼中燃起一股火光。“那对奶，乳，乳，真它妈的让人受，受不了。”

二贵突然提高嗓门：“朱哥，我们整得够狠了。上次游街有个队员下脚太重，踢得她现在还站不大……”

“二贵！”朱大头不结巴了。“文化大革命搞了三年了，你加入群专大军也快半年，还是那套资产阶级人性论？说过多少遍了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革命是暴力。对阶级敌人、对一切牛鬼蛇神……”

“何东东算不上牛鬼蛇神……”

“不是？嗯？你晓得她是啥出身？”

“啥出身？”

“她爸爸是贪污盗窃犯，在监牢里畏罪自杀。再往上追，她爷爷和外公都是大资本家。据查，蒋介石在重庆期间，她爷爷和外公捐了大量的钱给国民党反动派。”

二贵惊得张大嘴。

“她不同反动家庭划清界线，重新做人，反而还同地段上流氓头子乱搞，你说，这种人是不是我们革命的对象，嗯？”

二贵低下头，呆呆地盯着桌上的酒杯。

“还有，进来后她一直顽抗，昨天剪了头，更加歇斯底里，把一个队员的手咬了几个血淋淋的牙印。所以，今天下午我把她关到地下室了。”

二贵霍地跳起来。

“二贵！！”

二贵一惊，又坐回椅上。朱大头双目直直地盯着他。“你有些不对劲呀，其他队员都看出来了。‘英雄，英雄难过美人关’？”朱大头顿了顿，放缓语气：“二贵，你正在争取入党，国庆后可能就有好消息。一旦入了党，今后的日，日子，你明白的。关键时候你不要失了脚。女，女人嘛，有的是，咱们哥俩说句实话，只要有，有权，还怕没漂亮女人？”

“不，不，不是看她漂亮，而是——”

“是啥？”

“她可能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朋友。”

“朋友？确实？”朱大头又严肃起来。

“有些像，还不肯定。”

”她认出你没有？”

“肯定没有。”

“千万别认，这对你不好。这样吧，既然是，唔，可能是你儿时朋友，我朱大头也是个讲江湖义气的人，明天游街就不让她走队列前面，但鞋得挂，人们喜欢看。”

## 七

月亮升起来了，夜空里回响着最后的乐音。

朱大头毫无睡意，雄浑的乐音让他更加兴奋。

“旧世界，打个落花流水，

奴隶们起来，起来！

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，

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！”

“一无所有”，“天下的主人”。一股热燥涌遍全身。

朱大头曾经一无所有，可现在！革命，好啊，革命。

三年前，他把杀猪刀一摔，干起了革命。

造反、夺权，残酷的斗争，火热的岁月。一年多后，他当上了屠宰场副场长。这是一个极其美妙的职位，市面上猪肉越短缺，上门求拜的人就越多。当江南区革命委员会的一个头面人物都同他拉上关系时，他刀锋所向，便不再是猪了。

又一个新生事物诞生了——无产阶级群众专政大军。在区革委会头目的推荐下，朱大头成了朱司令。他平步青云，很快威震一方。这“革命”太适合他了，抓、关、打、游街、批斗，不需要学问，他几乎天生就会，而且不乏创新。果然，不出半年，头大，膀大、拳头大的朱司令，就打出一片灿灿天地。

“旧世界，打个落花流水，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，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。”每每在走廊上踱步，俯瞰两岸万家灯火时，他总喜欢哼这句歌词。

“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。”歌声结束，播音停止，世界安静下来。但他内心依然燥动亢奋，不是因为歌声，不是因为明天游街，也不是因为这段日子屡受上面赞扬。

一股燥热，在体内翻江倒海，那瓶二锅头，在血液里煽风点火，他雄狮般地在长廊上走来走去，充满了力量——按捺不住喷薄欲出的力量。

大白馒头似的奶子，勾人心魂的眸子，抵压在地上的感觉……那肉感太妙了，手膀、肩头、腰身、屁股，丰腴而有弹性……他以往的职业使他对肉有特殊的触感，无需看，一抹、一压、一拍、一拧便能打出品级，这套本领用在女人身上同样准确。

这么漂亮的妞怎么落到那流氓头子口里？真有艳福！他愤愤然。那家伙一定用了暴力。暴力？对呀，你难道不比他更强？她现在不是你案板上的肉？

体内那股燥热翻腾奔涌，按捺不住。见肉不吃是傻子。干！即便她喊冤，谁会理睬？更主要的是，专政执法的大权不就在你手里吗？

“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，  
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！”

朱大头不再迟疑，大步朝地下室走去。

下半夜了，二贵仍翻来覆去难以入眠。他支起身，靠在床头，点燃一支烟，狠吸一口，长长吐出，仿佛想将内心的烦乱一吐而光。

二贵虽然读书不多，但却受过良好的“阶级斗争”教育：“对敌人要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”、“不能同情冻僵了的毒蛇”、“痛打落水狗”、“对敌人的怜悯就是对人民的犯罪”、“最大的恩人是毛主席共产党”、“对敌人越恨，就是对恩人毛主席共产党越爱”……进入群专大军后，游街、斗争、打打杀杀，这既是革命的要求，也是他的日常工作，他丝毫没觉得有什么不妥。

她的出现，搅乱了他的心。

她是铃子吗？年龄相符，模样很像。其实，即便不是，又怎样呢？该这样对待一个人吗？那洋溢着青春鲜活生命的美，唤起了他内心深处的温情和爱怜，他原以为自己已经没有这种情感了。

他第一次感到强烈的困惑。

“二贵哥，送给你这张小手绢。”

“二贵哥，是二贵哥！”

夏夜、天上的星星、黄桷树、月光美人鱼、浅浅的笑靥淡淡的发香……

造反、激烈的斗争、大标语、当家作主人、火热的岁月全新的世界……

哪一种才是真正的快乐呢？那种滋润心灵、令人沉醉、绵延长久的快乐。

二贵烦躁不安。

他生长在长江边上一个吵吵闹闹、打打骂骂的环境中，在黄楼半年的时间，他体验到了生活的另一面——友爱、尊重和高贵。而铃子，仿佛就是这三者的鲜活体现。

她是铃子吗？下去问她？

万一不是，她真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流氓犯呢？

流氓犯是“敌我矛盾”还是“人民内部矛盾”，二贵，包括朱大头，都搞不清楚，反正，抓来的人，都作为坏人。

她如果是铃子，也许是变坏了的铃子，现在这个世界复杂得很，变坏很容易。那个流氓头子是一个又打又杀的恶人，她居然同这种人……

也许她有难言之隐，很可能是环境逼迫。不过也难说，朱哥说她爸爸就是罪犯，还有，她外公和爷爷是大资本家，捐助国民党反动派。提起资本家，二贵一阵厌恶，眼前出现电影和漫画上那些脑满肠肥、大腹便便、欺压穷苦工人的吸血鬼。至于国民党反动派那更是恶魔——是白公馆渣滓洞里的杀人恶魔。她的家庭居然同这些坏蛋联在一起。

二贵翻了个身，又点燃一支烟。

不过她本身并没有作恶，只不过是道德败坏。就算是流氓犯，那双秀美的眼睛和带着几分稚气的脸，也绝不是“化装成美女的毒蛇”。还有，她受到的惩罚也够大了，那双眼睛，那双漂亮的眼睛里射出的光，一股寒气，只有痛苦到极至，绝望到极至才有那种光。

二贵感到一阵冲动，他翻身下床，拔腿朝门走去。他要去看看她，至少告诉她，明天她将受到照顾，不用再单独走队列前，还有，他将保护她不再挨打……

漆黑的夜色扑面而来。他有些犹豫，这半夜去地牢是否妥当，地下室铁门只有他和朱大头才有钥匙。由于地下室四面都是石壁，只有一道铁门，铁门一关，插翅难飞，因此，一般不设守卫。他深夜里单独去找她，会不会引起误解，她若尖叫起来（她的声音太响亮），岂不弄巧成拙？

江风带着秋夜的清凉扑面而来，法国梧桐在风中轻轻摇晃，飘落几片黄叶。草丛中，传来秋虫断断续续的低鸣，夜空里，隐约闪烁着几颗稀疏的寒星。秋夜，如此静谧美好，他突然觉得，此时此刻，若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偎依在身旁，这世界就是天堂了。

晶晶闪闪的眸子，飘飘逸逸的发香……

他不再迟疑，转身朝地下室走去。

一盏 40 瓦的灯泡，照亮通向地下室的曲折石阶，二贵走下石阶，来到铁门外。

铁门外正上方，又有一盏 40 瓦的灯，灯光穿入铁门上的小窗口，照亮里面几平方米的地方。

四周笼罩着坟墓般的寂静，冷嗖嗖的潮气从四面八方袭来，一只老鼠嗖地一下窜逃得无影无踪。从铁门窗口里飘出一股难闻的气味，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

“何东东。”他尽量保持声音的平静。

没有回应。他靠近窗口，借透入的灯光朝里张望。

黑暗里发出谷草窸窣窸窣的声音，仿佛洞穴里一头困兽在扭动身子。

一张死人般惨白的脸出现在灯光里，二贵陡然一惊，瞪大了眼睛。那张脸，左边肿胀，使得嘴角歪扭，右边额头上一道裂口，凝固着血痕，狗啃似的头上沾着几根枯黄的谷草，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正燃着像要拼命的光瞪着他。

二贵惊得目瞪口呆。

突然，那乌紫的嘴唇裂开，露出白森森的牙齿，从牙齿缝里，吐出尖利的声音：“滚开，你们这些真正的流氓犯！”

“东东，铃——”

“滚开！”尖利的声音像利刀穿透寂静的黑夜。二贵扭头就跑，像受惊的盗墓贼。

## 八

一切声音都消失了，多么美好珍贵的宁静。夜黑和石壁阻隔了那些眼光和声音。身心在黑暗和宁静的包裹中得到庇护和抚慰。绷得紧紧的肌肉松弛下来，呼吸变得舒缓。

她仰天躺在谷草上，血液不再疯狂奔涌，地下室那股差点使她呕吐的气味此刻也消失了。她感到一阵寒冷，也开始感到疼痛。左边脸热辣辣地胀痛，舌头还有些麻木，嘴里仍留有谷草的残渣。右额上流了不少血，但似乎并不十分痛，乳房肯定被抓破了，衣服擦在上面像针扎。稍微一动就痛得钻心的是下身——第一次破身时也没这般痛。

头底下有虫子在爬，痒痒的。她举起手。在手触及到头的那一霎间，巨大的、绝望的恐惧袭上心头。

头发、破鞋、铜锣、掷来的石头……

她惊恐地陡然坐起，忘记了身上的疼痛。不，决不！



最后一点尊严已被剪掉，没什么可留恋的了。

她脱下已被扯烂的沾着点点血斑的衬衣，将它撕成长条，再打结联成一根布绳。她将布绳的一头做成一个绳套：你们不是喜欢看吗，我把身子永远展示给你们。

她手握布绳站起来，寻找系吊绳的地方。这时，她才发现，地下室四壁和天顶全是光溜溜的，根本没有屋梁。

“为了新中国，前进！”董存瑞手托炸药包，让她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
可是，她不能手吊吊绳。

她颓然跌坐到地上，心中充满了新的恐惧——一种无法结束生命而不得被拖去游街示众的恐惧。不，她宁愿走向一个寂静的世界。

刀，用刀，可是哪儿去找呢？她突然想起，在左墙角有一个装尿的白铁桶，那桶已经被别人踩破了，上部豁开几道裂口。她知道那白铁皮非常锋利，她小时就被楼下那位补锅匠的白铁皮割破过手。她走过去，将铁桶移到灯下，她满意地看到，铁皮很薄。她选了一块夹在两道裂口间的铁皮，用力地来回折压，很快，一块四指宽，手掌般长的白铁皮被折断。她握着白铁皮，在左手臂上轻轻割了一下，一阵刺痛使她心一阵紧缩。“不，我不敢。”她丢下铁皮，双手抱住头。我才18岁，可以再去游一次街。

可是，这次——

头发，头发——

“你看，这孩子头发真好。”护士将初生的婴儿递给等得心焦的年轻父亲。他抱过婴儿，笑得合不拢嘴。

“这孩子像我，我头发就特别好。”他得意地对产床上的女人说。

“还不是怀她时我黑芝麻吃得多吃得多。”女人一脸幸福。

“可惜她生早了一天，若晚一天，就同我们伟大祖国同一天过生日了。”他遗憾地说。

“李小铃，你来回答。”老师在讲台上说。

一个小女孩慌忙站起。

“哎哟！”她向后一仰，跌坐回椅子上。后排一个男孩手忙脚乱解开系在书包带子上的头发。

一片哄笑声。

“猴亮，又是你！今天非把你家长叫来！”

小女孩捂着头发，满面通红，又羞又恼地垂着头。

第二天上午猴亮没来上学，中午放学回家的路上，猴亮突然从一棵树后面跳出来。“小铃！”

“干啥？”铃子一惊。猴亮眼眶发黑，额头上肿起一个包。

“昨天老师把我爸叫去了，说我成绩不好，又老捣乱。我爸脾气暴，回家后狠揍了我一顿。”

“你爸下手这么狠？”她同情地望着他。

“星期天下午你到学校后面那个山坡上来好吗？我做了一个漂亮风筝，放给你看，算我给你赔礼。”

她盯着他恳求的眼睛，不自禁地点了点头。

猴亮高高地站在山岗上，焦急地张望。一看见那熟悉的身影，他兴奋地张开双臂，像鸟一样飞奔下来。他发现他今天穿得干干净净，头发梳理过，比平常整洁漂亮多了。

这是一只蝴蝶状的风筝，上面用各种颜色涂抹得五彩缤纷，尾部粘有一排细细的飘带，看上去精巧漂亮。他得意地举起：“我自己设计制作的，每一根竹条都刮得又细又软。”

山岗上，风很大，轻轻一放，风筝就飞起来。他将绕在木板上的线放到铃子手里。“你来放。可惜线不多，要不放到江对岸。”

铃子牵着线，在山岗上跑来跑去，蝴蝶在蓝天里象鱼儿一样优雅地摇摆。山风吹乱了她的头发，她快乐得叫起来。

猴亮呆呆地立着，目光追随着她，追随着那被风飘散的长发……

一个月后的一天，快下课时，猴亮悄悄从后面递来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请你明天下午一定到山刚（岗）来，猴亮最后一次肯（恳）求。

她到达时，他早已焦急不安地站在山岗上，手中捧着蝴蝶风筝。

“风都没有……”

“不，不是放风筝。”他声音有些悲伤。“我是给你告别，我要走了。”

“走了？去哪？”

“听爸爸说，发回原籍，我也不懂啥叫发回原籍，爸说就是到乡下老家去，很远的乡下。马上就要走，段上的户籍和居委会的大妈催得很凶。爸爸打我狠，但在他们面前一声都不敢吭。”

“干吗要赶你们走？”

“我也不晓得，听说我家成分不好。”

“那你不读书了？才刚进三年级呀。”

“到农村去读。爸说那里应该有乡村小学。”

两个孩子面对面站着，一时默默无语，半晌，猴亮把风筝递给她，难为情地说：“本来该买一件好一点的礼物。我爸没工作了，这些日子我一分钱都没有。你把风筝拿去吧，我本来就是为你做的。”

铃子接过风筝，看见一只羽翼上写着“送给好同学小铃。”另一只上写着“祝你快乐。猴亮。”

她心里一阵发酸。“我什么都没带给你，猴亮。”

猴亮痴痴地凝视着她。“你就送我两根头发吧。”

“头发？”她惊讶地张开嘴。

猴亮满面通红，鼓起勇气说：“小铃，我喜欢你，也非常喜欢你的头发。自从换位子坐到你后面，我就喜欢看你这束成一束的头发，老想去摸、去玩它，上课时，我心不在焉……我走得很远，恐怕不容易回来了。”

铃子解开束发的丝带，挑了两根头发扯下。

猴亮很仔细地将头发折叠，然后掏出一张作业纸，细细地包了。

“我得赶快回去，小铃，家里正在收拾东西，我悄悄溜出来的，我爸这两天脾气大得很。再——见，小铃，你不要忘记我哟。”

猴亮最后望了她一眼，转身飞快地跑下山岗。

铃子捧着风筝，注视着猴亮消失在树丛中，一颗晶晶的泪水涌了出来。

她一惊，发觉泪水顺着肿胀的脸滴落到谷草上。她揉了揉眼睛，眼前是冰冷漆黑的石顶。

风筝？那一只像鱼儿一样飘荡在蓝天里的风筝呢？猴亮，你还保存着那两根头发吗？你要是知道我已经是一个坏女人，你会不会也像街上那些人一样吐我唾沫？

她突然对自己感到厌恶。手，摸摸索索从地上拾起白铁片。美，已经永远消失了，只剩下丑恶，像割掉头发一样地割掉丑陋的生命？

“咚咚咚”，一阵敲门声将她从梦中惊醒，她惊恐地抓住妈妈的胳膊。妈妈打开灯，脸色惨白。自爸爸被抓走后，她们就生活在惊恐中。

“开门，户籍！”

妈妈哆嗦着打开门，身着警服的户籍和一个高个子男人走进来。

“我们代表组织来通知你，盗窃犯李亚林昨晚畏罪自杀了。”

妈妈张开嘴，倒在柜子上。

家后面的山坡上，妈妈将骨灰盒放入一个小坑，泪水滴在木盒上。

铃子木然立着，没有一滴眼泪。

“铃子，来，给爸爸叩个头。”

“不！”

“你恨爸爸？你还小，长大了妈妈再告诉你。来吧。”

“不，他为什么要盗窃？！”

妈妈长叹了口气：“都是为了那30斤粮票。”

“粮票？”

“上个月政府突然通知粮票作废。你爸又气又急，那是救命的粮票呀，是用全家的积蓄高价买来的。他一时想不通，就做了一件蠢事。”

“去偷？”

“铃子！”妈瞪了她一眼。“他晚上翻进学校食堂，装了一口袋米，结果被守夜的发现。他很后悔，他是一时气糊涂了，你爸是老师，把脸面看得很重，于是，于是，他在拘留所用玻璃割断了颈动脉。”

妈妈泣不成声。

泪水从铃子眼中滚出。她跪倒在土坑前，头发垂落在骨灰盒上。

“铃子，”妈妈抹了一把眼泪。“把你的头发剪一绺留给爸爸吧，你一生下爸爸就喜欢你的头发。”

土，掩盖了骨灰盒，连同那一绺端端正正放在骨灰盒上的长发。

“铃子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不管多么难，都不要去做丢脸的事。”妈妈对跪在坟前，泪流满面的铃子说。

她泪流满面，双手捂着脸。“妈妈，我已经丢尽了脸面……不，我绝不游街，我要学爸爸……”

白铁皮刀口压在左颈部，一阵森森的冷气传遍全身，她打了一个寒噤，恐怖地瞪大了眼睛。

她恐怖地瞪大了眼睛，一把冰冷的刀子架在她颈子上。

“你要依了我，我会保护你。”他双目圆瞪喘着粗气说。“否则，你这漂亮的脸蛋就要改变颜色！”

她停止挣扎，闭上眼睛，带着下地狱的心情，第一次，让一个男人进入了她身体。

“想到皮革厂干活？”街道居委会主任眯着眼盯着她。

“是的，我妈去世了，收养我的何阿姨上个月也被红卫兵……”

“想来的人多呀。”主任的目光在她脸上和胸脯上扫来扫去。

“我只做临时工，不占名额。”

“好说，好说，你要是懂事，听话，正式工我都可以安排。”

“谢谢主任！”她喜形于色。

“好说，好说。这样吧，今晚我加班，你来我办公室，我看怎么安排。”

夜黑里，一间房间的灯突然熄灭，转眼，传出一阵杯子椅子倒地的声音。紧接着，一个少女夺门而出，消失在夜幕中。

想来还不如给他，他虽然打架斗殴，但讲义气，除了第一次威逼外，他再没动粗。不过，在她心底里，一直藏着那个放风筝的小男孩的身影，就在那刻骨铭心的“初夜”里，她眼前竟出现了那红着脸恳求她头发的面孔。

“猴亮，你怎样了？怎么一走就没有音讯了？”在最无助的日子里，她老想起他，恨不得马上离开这座城市，去寻找那个未知的遥远的乡下。

不过，这个爱动拳动刀的男子自从与她同居后，变得柔和多了，对她也越来越尊重。做爱时，他喜欢将手指插入她头发轻轻地拂摸和耍弄。她逐渐尝到了性爱的快乐，这快乐减轻了心灵的痛苦。

“如果他不再打架，找份工作干，我就嫁给他。”在同居两个月后，她好几次这样想。这时，一个戴着鲜红袖章的大汉破门而入。

一想到他，她浑身发麻，倒吸一口冷气。

昏暗中，她还是认出了他，仅尽管他一声不吭。她刚张嘴想叫，一大把谷草塞进嘴里。她脚蹬石壁，双手乱抓，身子在地上拼命扭动。

一只粗壮的手卡在她脖子上，一阵昏眩，差点呕吐。紧接着，“啪”地一声，左脸一阵巨痛。当又一重拳落到她光秃秃的头上时，身外的世界消失了。

“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，东东。”何阿姨拉着她的手说。“你妈妈临终前把你托付给我，可，我，我……”她被从批斗会上抬回来时，就知道自己不行了。

“何阿姨……”铃子哭起来。

“东东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给你改了姓名，这都是为你好，也是你妈妈的遗愿，你不要埋怨我们。今后，你，你的日子会很难，但一定要好好活下去，现在的混乱是暂时的，社会一定要恢复秩序。你要相信党，相信毛主席……生活中有很多美好的……你一定答应我，东东，好好活下去……”

“我答应你，何阿姨。”她泣不成声。

“好好活下去，生活中有很多美好的……”

山岗上，风筝在蓝天里飘舞；队旗下，鼓号齐鸣；黄桷树撑开大伞；海的女儿迎风飘舞……

我要好好活下去……我想好好活下去……

突然，从铁门的小窗口，传来隐略的乐音，她浑身一震，天要亮了！她惊恐地一把抓起白铁皮。

“东方红，太阳升，  
中国出了个毛泽东，  
他为人民谋幸福，  
呼儿嘿哟，  
他是人民大救星。”

深情的歌声，在寂静的黎明里轻轻飘荡。

“毛主席，救星。救星，毛主席……”她嘴唇哆嗦着，眼前出现教室黑板上方慈祥的面孔和亲切的目光。她想起欢庆国庆演出时，她满怀深情的独唱：“毛主席的光辉，嘎啦亚西索索……”

“生活中有很多美好的……好好活下去……”

“共产党，像太阳，  
照到哪里哪里亮，  
哪里有了共产党，  
呼儿嘿哟，  
哪里人民得解放。”

她心收紧了，快，不能再犹豫了，人们要起床了。她仿佛看见朱大头正带人来，把她像猪一样拖出去。

挥舞的皮带、当当当的锣声、荡来荡去的塑料鞋，四面八方的哄笑、嘲骂……

东东将后背死死抵在石壁上，右手抓紧白铁皮，将刃口压在左颈动脉上，双眼瞪着铁门上的小窗口。

“毛主席，爱人民，  
他是我们的带路人，  
为了建设新中国，  
呼儿嘿哟，  
领导我们向前进！”

优美的颂歌即将结束。她绷紧双腿紧闭双眼头向右偏，右手，使劲一拉——一股鲜血喷涌而出。

“妈——妈啊——”

“呼儿嘿哟，  
他是人民大——救——星。”

## 九

夜幕降临，江雾弥漫，丁字路口人头攒动。街灯、彩灯争先恐后地闪亮，贴着金字的大红灯笼，在街道两旁鲜艳夺目地开放，一块彩灯围绕的巨幅标语竖立在百货大楼楼顶——“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0 周年！”

高音喇叭传出激动人心的歌声：

“五星红旗迎风飘扬，  
革命歌声多么嘹亮，  
歌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，  
到处都是明媚阳光。”

一长排礁石像一条长龙横亘在江中，靠近岸边的地方，礁石形成一道拱门。皓月当空，江水穿门而过，自成一道独特风景。这便是江城十二景之一——“龙门皓月”。

一个人影，提着一个布口袋，沿着一坡石梯，下到长江边。

他爬上“龙门皓月”的礁石，蹲下来，解开布口袋，捧出一个小黑木盒。

他四下张望，周围没有人踪。他打开木盒，默默注视。

“啪啪啪啪”江对岸响起一串鞭炮。

“铃子，你就把这当作给你送行的鞭炮吧。”他捧起一捧骨灰，在心里默默地说。

灰白的粉末从“龙门”飘下，转眼被江水吞噬得无影无踪。他又捧起一捧，粉末从指缝间飘落。

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是手中这一捧死沉沉的粉末？只要轻轻一洒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？手中捧着的就是曾捧着我的铃子吗？

他蓦地觉得困惑而悲戚。

他将骨灰放入盒中，呆呆地坐在冷冷的礁石上。

“妈的，这婊子居然畏罪自杀，抗拒游街！”朱大头拍着桌子。

“怎么处置？”二贵阴沉着脸。

“我查过了，她已经没有亲人了，名字都是改了的。这种人——”

“你说什么？！”

“我说，这种人甩进长江，就像前几次一样，夜里去办——”

“不！”

朱大头一惊，他看见一双又硬又冷的眼睛。他突然有些心虚。“那好，你看着办。要快，还有两天就过国庆节了。”

二贵倏地跳起，转身就走。他第一次对朱大头感到厌恶，对朱大头所代表和所给予的一切感到厌恶。

江水悄无声息地奔流，水面发出一阵阵凉嗖嗖的冷气。他打了个寒噤。不，铃子，我不能让你消失在寒冷的水中。我要给你温暖的泥土，为你立个碑，再种一棵黄桷树陪你。

他将骨灰盒盖上，放回布袋里。

立碑？他们知道了怎么办？马上要入党……

他呆呆地立在礁石上，凝视着上面辉煌的灯火，灯火映红了秋夜的天空。

“二贵哥，是二贵哥！”夜黑里响起黄桷树下惊喜的叫声。

“我们走在大路上，  
意气风发斗志昂扬。”

身后，高音喇叭送出激昂的进行曲。

晶晶莹莹的眸子，时隐时现的笑靥，飘飘逸逸的秀发。

他痴痴地凝视着那一片灯火。灯火一点点扩展、弥漫，变成无边无际的血红，血红充盈了整个天空和大地。

他迷失在这惊心动魄的血红里。

“轰”天空中突然五彩缤纷，江两岸一片欢腾。

“轰”、“轰”、“轰”，一朵接一朵的礼花在夜空中绽开，江面上刹那间波光千叠，金星万点。

初稿于 2000 年 10 月；修改于 2010 年 2 月；2011 年 1 月